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

——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

丁邦新 孙宏开 主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1, 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丁邦新, 孙宏开主编.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9
ISBN 7-5363-3832-5

I. 汉... II. ①丁... ②孙... III. ①同源词-研究-汉语、藏语②语言-比较研究-概况-汉语、藏语
IV. H2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872 号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 (一)

——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

丁邦新 孙宏开 主编

责任编辑	韦光化
封面设计	蒋 莉
责任校对	韦彩娟 罗银川
责任印制	蓝剑风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
字 数	345 千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册

ISBN 7-5363-3832-5/C · 111

定价 (平): 50.00 元
(精): 55.00 元

编者的话

19 世纪以来, 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历史比较语言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是提出了印欧语系的假设并建立了严谨的演变规律。差不多同时, 分布在东亚的汉藏语系也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 并命名为印度支那语系(简称印支语系), 到 20 世纪, 学术界一致称为汉藏语系, 其间经过了近 200 年的时间。但时至今日, 汉藏语系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 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 汉藏语系本体的特点还不很清楚, 它的内涵和外延仍存在着大量的分歧。

仅就汉藏语系的分类问题而言, 目前基本上有 3 种主要的分类意见: 第一, 30 年代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提出, 汉藏语系包括 4 个语族, 即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 这一观点得到罗常培、傅懋勤、马学良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支持, 中国境内多数学者基本持这一观点。第二, 70 年代美国学者白保罗提出汉藏语系仅包括汉、藏缅两个语族, 把李方桂划分在汉藏语系中的侗台、苗瑶两个语族归入澳泰语系, 这一观点得到欧美多数语言学家的赞同, 在中国也有部分学者支持。第三, 90 年代以来, 法国学者沙加尔提出南岛语(澳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和汉语有亲缘关系, 中国学者邢公畹等支持这一观点, 并进一步提出把南岛语、汉藏语、南亚语归为一个大语系, 称华澳语系。

产生上述分歧意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汉藏语系涉及的面大，历史久远，来源复杂，文献依据不足，其中大部分语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开始调查研究，相当多的语言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做深入的调查，还有一些语言至今还没有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单个语言来说，汉语史的研究投入了较大力量，但许多疑点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有文献的藏语、缅甸语等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如意，这些语言的历史演变脉络还很不清楚。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藏语系的总体研究基础比较薄弱，还没有形成一支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研究队伍，因此它的整体面貌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汉藏语系是一个有数百种语言、10多亿人口使用的大语系，我们不可能等到一切个别语言的历史演变的脉络弄清楚以后，再来开展综合研究，也不应该永远停留在人云亦云、分歧重重的状态之下，而是应该联合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从汇集语言资料做起，对分歧的焦点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既重视个别语言的深入研究，也不放弃在已经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力所能及的综合研究，因为汉藏语系不同层次的总体研究可以提高个体研究的水平，而个体研究的成就既可以为综合研究提供条件，也为综合研究提供更牢固的基础，它们是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应该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对立起来，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来开展汉藏语系同源词研究的。

我们认为，开展此项研究的条件目前已经具备。我国学者经过数十年来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积累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孟高棉语、越莽语和台湾南岛诸语言的资料。对这些语言的现状研究、历史演变和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语族范围的比较研究及初步构拟已经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有分量的论文。大陆、港台都有一批对此问题有研究兴趣的学者，其中不少人迫切希望把分散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在统一部署下分工合作，集中多数

人的智慧来开展这个少数人的分散力量难以完成的课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能够对过去的汉藏语系研究做一个历史的回顾,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能肯定地加以肯定,有分歧的梳理出分歧的焦点,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在此基础上,收集与汉藏语系语言有关的各种语言资料,其中包括上古汉语和汉藏语系语族、语支和语言的构拟资料,还包括部分汉藏语系重要语言的词典,建立开放性的汉藏语系语言词汇语音数据库,分专题逐步进行两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建立适宜于寻找汉藏语系语言之间同源词的语音对应的理论框架和模型,从理论到实践摸索出一套识别汉藏语系语言同源词的途径,例如用计算机程序建立各层面的语音对应规律,统计分析各语族语言的属性标记,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一批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同源词,并希望 在研究中找到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方法;第二是在方法论上除了使用传统的历史比较法以外,鼓励创新,用词族对应比较法、词汇扩散理论、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和分析、词阶分析法、专题构拟或过程构拟及非线性动态研究等方法作为补充,力求寻找到一种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同时还预计,此项研究可能对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汉语史的研究、汉藏语史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课题组开展工作两年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收集了课题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语言资料,建立了开放性的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词汇语音数据库,开始了各子课题的初步研究工作,特别对前人研究汉藏语系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工作,给本课题的研究前景描绘了一幅蓝图。今后,各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和最终研究成果将陆续编辑成《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丛书,原则上每一集一个主题,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收入本集的几篇文章和一个附录,主要目的就是 对汉藏语系研究的相关方面进行一个历史回顾。其中孙宏开、江荻的《汉藏

语系研究历史沿革》对 19 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汉藏语系研究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对各种与汉藏语系相关的观点、方法进行了粗线条的介绍，对前人为汉藏语系研究做出的贡献充分加以肯定，对汉藏语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对于汉藏语系的同源词研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语音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各语言之间的对应规律，词的语音演变脉络弄清楚了，同源词的确立也就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既然汉藏语系是一个有同源关系的语言群体，那么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成果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方面过去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有一定的分歧意见。潘悟云、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概述》对汉语音韵研究史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汉语上古音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分声母和韵母进行了专题梳理，摆出了分歧的焦点，有的地方提出了作者带倾向性的意见，无非是告诉汉藏语系研究者关于上古汉语语音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存在问题，供汉藏语学者构拟原始汉藏语语音系统以及寻找同源词时作参考。

语言的历史研究，离不开使用该语言的人的历史研究，因此梳理汉藏语系语言使用者的历史背景，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验证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吴安其的《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就是企图从汉藏语系语言使用者的历史、考古等背景资料的梳理，描绘他们的居住、迁徙、接触等方面的情景，为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人文方面的参考依据。

丁邦新的《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对方法论的问题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检讨了近年来跟关系词研究有关的几种说法：“语言联盟说”、“深层对应法”及“语言影响论”。认为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结合，应该仔细探寻语音对应的词汇，找出系统的对应规律，才能讨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本书的附录是课题组成立以来，大部分已经收集到的参考资料，供课题组成员开展研究时参考。列出的篇目是我们对课题组研究有参考价值的文献。由于我们接触的面窄，了解的情况有限，肯定有大量遗漏，我们计划在课题进行过程中不断陆续加以补充，日臻完善。我们也希望汉藏语系研究界的同行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把自己的或者自己看到的而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的资料介绍给我们。当然，我们目前已经得到的资料，也欢迎对汉藏语系研究有兴趣的学者来查阅，为推动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而共同努力。

学术研究是渐进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资料、新的方法或新的理论进行新的探索，这离不开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吸收，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精神来整理前人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成果的。收入本集的每篇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意见，编者和作者之间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此外，本书所梳理的有关方面的资料、观点、方法，肯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丁邦新 孙宏开

2000年6月19日

目 录

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 (1)

提要..... (1)

一、19 世纪: 汉藏语观念发祥..... (2)

二、20 世纪上半叶: 格局初成..... (8)

三、20 世纪 50—70 年代: 系属变革..... (25)

四、20 世纪 80—90 年代: 系属论争(上)..... (47)

五、20 世纪 80—90 年代: 系属论争(中)..... (63)

六、20 世纪 80—90 年代: 系属论争(下)..... (86)

七、20 世纪: 从汉藏语透视汉语研究..... (107)

八、21 世纪: 期待一个说法..... (115)

汉语音韵研究概述..... (117)

一、中古汉语..... (117)

(一) 中古汉语的声母系统..... (117)

(二) 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 (125)

二、上古汉语韵母..... (144)

(一) 上古汉语的*-s 尾和*-ʔ 尾..... (144)

(二) 阴声韵的上古韵尾..... (152)

(三) 上古的长短元音..... (161)

(四) 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 (170)

(五) 鱼、铎、阳部·····	(179)
(六) 甲类韵部·····	(188)
(七) 乙类韵部·····	(203)
(八) 丙类韵部·····	(214)
三、上古汉语声母·····	(224)
(一) 上古汉语的流音·····	(224)
(二) 上古带流音的复辅音·····	(229)
(三) 与以母谐声的舌齿音的来源·····	(246)
(四) 喉音的上古来源·····	(258)
(五) 上古带*s-的复辅音·····	(274)
(六) 鼻音的上古来源·····	(287)

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 (309)

一、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南北不同的文化·····	(310)
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末次冰期后的早期文化·····	(315)
(一) 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	(315)
(二) 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	(319)
(三) 黄河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与华南文化的关系·····	(321)
三、黄河流域新石器中期的文明·····	(325)
四、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文化·····	(332)
五、龙山文化时期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335)
(一) 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335)
(二) 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338)
六、夏代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341)
(一) 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341)
(二) 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346)
七、商代的文化分布·····	(350)
(一) 商文化的分布·····	(350)

(二) 先周文化·····	(353)
(三) 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	(354)
(四) 蜀文化和大墩子—礼州文化·····	(355)
(五) 先楚文化和吴城文化·····	(356)
(六) 湖熟文化和江南的土墩墓文化·····	(358)
(七) 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359)
八、西周时代的文化分布·····	(363)
(一) 黄河流域的周文化·····	(364)
(二) 长江中游流域的文化·····	(366)
(三) 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	(368)
(四) 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	(369)
(五) 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370)
九、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分布·····	(373)
(一) 黄河流域不同文化的分布·····	(373)
(二) 楚越文化·····	(375)
(三) 巴蜀文化·····	(377)
(四) 云贵地区的不同文化·····	(378)
(五) 岭南地区的不同文化·····	(379)
十、两汉时期的文化分布·····	(381)
(一) 两广地区的文化分布·····	(382)
(二) 江南和浙闽地区的文化分布·····	(384)
(三) 云贵川地区的文化分布·····	(385)
十一、汉语的源头和方言的分布·····	(386)
(一) 汉语的源头·····	(387)
(二) 汉语的方言·····	(391)
十二、藏缅语的源头和它的支系·····	(395)
(一) 藏缅语的源头·····	(396)
(二) 藏缅语诸语支·····	(398)

(三) 藏缅语诸语支的语言·····	(400)
十三、侗台语的源头和它的支系·····	(407)
(一) 侗台语最初分布在长江下游流域·····	(408)
(二) 侗台语的不同支系·····	(412)
十四、苗瑶语的源头和它的支系·····	(414)
(一) 原始苗瑶语史前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	(415)
(二) 苗瑶语的底层·····	(421)
(三) 苗瑶语的不同语支·····	(424)
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	(427)
一、语言联盟和语言接触无界有阶说·····	(428)
二、深层对应说·····	(431)
三、语言影响论·····	(435)
四、结语·····	(437)
英文文献期刊缩写表·····	(443)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参考文献·····	(445)

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①

孙宏开 江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提 要

汉藏语言的系属分类研究已有近 200 年历史，但迄今为止，学者们仍然为如何分类而争论不休，也正是这种争论推进了学术的进步，创造了今天汉藏语言研究的辉煌。本世纪上半叶至今，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的三大主流是李方桂、罗常培为代表的汉藏派，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为代表的澳泰派，邢公畹、郑张尚芳、沙加尔等为代表的华澳派。这三派的争论从具体语言的归属到语族之间关系乃至东亚大陆、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区域整个东南半球的语言问题都有涉及。在 21 世纪即将来临之即，这个延续了半个

① 《当代语言学》1999 年第 2 期刊载的《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是本文的节选本。此处我们对节选本中的一些舛误作了更正。本文按年代分节叙述，但有些内容是连续的，跨出了这个时间分段。

世纪的学术之争还未达到云开雾散的境界。但未来还将前进，所以，本文尝试从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的源流和发展角度对这一段学术研究作扼要论述和归纳，希望这一番回顾对该领域学者今后的工作有所贡献。

一、19 世纪：汉藏语观念发祥

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研究发轫于 19 世纪初叶。当时，研究者称之为“印度支那语系”^①。从文献上看，最早的论著当是莱顿(B.J.Leyden)于 1808 年在《亚洲研究》第十卷上发表的《论印度支那诸民族的语言和文学》^②。莱顿的文章涉及到印度支那多种语言，如南亚的高棉语、孟语、台一卡岱的老挝语、泰语、藏缅语族的缅语等。显然，莱顿把这些语言联系起来已产生了比较和分类的思想萌芽。此后，有关的研究时有呈现。如布罗恩(N.Brown)1837 年发表的《印度支那诸语言的比较》^③，涉及的语言有藏缅语 14 种，台一卡岱语 1 种。其他研究者还有布查南

① 据马提索夫考察，汉藏语系(Sino-Tibetan Family)这个名称最早是谢飞(R. Shafer, 1939—1941)开始使用的。这以前使用的名称有“印度支那语系”(Indo-Chinese Family)或“藏汉语系”(Tibeto-Chinese Family)或“支那语系”(Sinitic Family)。

② 据格里森《印度语言调查》VOL. 1 (P. 13)，1798 年的《亚洲研究》(第 5 卷)上有 Dr. Francis Buchanan 发表的缅甸多种语言比较词汇。时间要早于莱顿。

③ Nathan Brown: Comparison of Indo-Chinese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6, 1837.

(Francis Buchanan)^①、罗甘(Logan)^②、福布斯(Forbes)^③、库恩(Ernst Kuhn)^④等人。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德国学者霍奇森(B.H.Hodgson)，他在 19 世纪中叶前就发现和确定了相当部分藏缅语族的语言。据记载，从 1828 年至 1874 年他共发表有关文章 20 余篇，有些文章涉及的语言多达十几种。霍奇森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众多的藏缅语言看做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组群。这一点也正是汉藏语言发生学研究的起点。1868 年由 W.W.亨特(W.W.Hunter)编撰的《印度和亚洲高地语言比较词典》^⑤就是在霍奇森调查的词表基础上完成的。亨特的词典收词 185 条，分为数词、代词、副词、名词、形容词、动词 6 类，每个词项都列出 139 种语言或方言形式（每个词项一页）。其中语言和方言的分组比较独特，前三组是屈折语（包括梵语、阿拉伯语）、综合语（包括土耳其语、蒙古语等）、孤立语（包括汉语南京话、北京话、广东话和日语等），后十组则完全按照地中国西藏等。表 1 列出“马”字的四组词，从中可以窥见 19 世纪

① Francis Buchanan: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some of the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Burma Empire, Asiatic Researches 5, P. 219—240, 1798.

② James Richardson Logan: The affiliation of the Tibetan-Burman, Mon-Anam, Papuanesian and Malayo-Polynesian pronouns and definitives, as varieties of the ancient Himalayo-Polynesian systems; and the relation of that system to the Dravido-Australian. JIA n. s. 3. 1: 65—98, 1859.

③ F. J. F. S. Forbes: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JRAS, n. s. 10: 210—227, 1878.

④ Ernst Kuhn: Die Sprache der Singpho oder Ka-Khyen, In A Bastian Festschrift, Berlin: 355—360 [Jingphaw], 1896.

⑤ Sir William Wilson Hunter: A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Languages of India and High Asia, Cosmo Publications, Delhi, India, 1978 Reprinted, 1868.

汉藏语言早期词典的面貌。

表1 亨特的《印度和亚洲高地语言比较词典》样例

1.Chinese Frontier & Tibetan

语言名称	“马”
Gyámi	ma
Gyáruŋ	bo-roh
Mányak	bo-roh,broh
Thochú	roh
Sokpa	má-ri
Horpa	rhi, ryi
Tibetan(written)	rtá
Tibetan(spoken)	tá

2.Nepal(East to west)

语言名称	“马”
Serpa	tá
Sunwár	ghora
Gúrung	ghora
Múrmi	tá
Magar	ghora
Tháksha	caret
Pákha	caret
Newár	sala
Limbu	on

3.Arrakan & Burma

语言名称	“马”
Burman(written)	mrang
Burman(spoken)	myen,myin
Khyeng v.Shou	s'he
Kámi	ta-phu
Kúmi	koung-ngu
Mrú v.Toung	ko-ra-ngá
Sák	sapu

4.Siam & Tenasserim

语言名称	“马”
Talaín v.Mon	chway
Sgau-karen	k'tha,kathay,kathi
Pwo-karen	thi
Toung-thu	thay
Shán	ma
Annamitic	ngu'a
Siamese	má
Khámti	má
Laos	má

当然，当时语言比较和分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属研究，比较和分类的目的是民族、文化和历史认识上的要求，甚或是殖

民统治和扩张的要求。但是，这种早期的探索正是汉藏语言系属研究之滥觞。

随着调查材料的增加以及分析研究的进展，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1854年首次尝试对藏缅语作了分类^①。格里森(Sir George Abraham Grierson)描述说，缪勒把藏缅语分为两族，一族是“次喜马拉雅语言”，一族是Lohitic语言，包括缅语、那嘎语、博多语、景颇语、库基—钦语和北阿萨姆方言(哈勒，1982)。而且，缪勒是最早(1854)将门达语从达罗毗荼语分出来、作为独立语族并为之命名的人。至于对汉藏语的分类，虽没有文献直接阐述，但基本的认识是存在的。例如，19世纪下半叶，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从1887年开始讨论越南语和汉语及其声调，继而讨论过泰语、黎语、掸语、缅语、彝语，乃至日语和高丽语等(约10余篇)。他在1889年的文章中认为黎语和泰语有相似性。显然，他对这些语言是有某种一体性看法的。他的一篇论文的标题“印度支那语言的声调”也反映了这种观点^②。图1反映了19世纪大多数研究者的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基于地域概念的认识，包括的范围是中国大陆、东南亚和南亚，所以孟高棉语也包含在内。关于汉藏语系中后世争论较多的汉台语言关系，19世纪就有一些讨论，例如德国的Schönn曾写过一本《暹语与汉语》，说明汉语官话及福建方言和泰语间若干词汇的一致关系。

① Max Müller: "Letter to Chevalier Bunsen,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uranian languages", London, 1854.

② Edward Harper Parker: "Indo-Chinese tones"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7, 1889. Annamese and Chinese, China Review 15: 270—273, 1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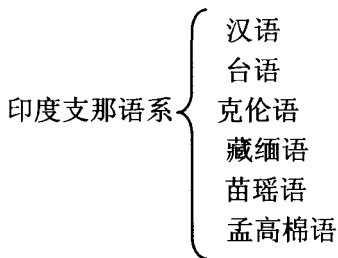


图1 19世纪学者关于汉藏语系的观念

到了19世纪末,孔好古(August Conrady)明确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分类^①(参看图2),其中花了很大功夫论证台语和汉语的关系,并提出汉台共同语概念。孔好古的这部论著谢飞(R. Shafer)和易加乐(Søren Egerod)等人都作过评论,其中易加乐赞扬是“一部读起来决不会令人厌倦、值得钦佩的著作”^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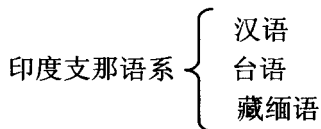


图2 孔好古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的观念

应该说,19世纪研究者们对汉藏语的分类是以事实为依据

① August Conrady: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1896.

② Søren Egerod: Review of Conrady,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6, 1976.